

我的丈夫谷正倫（六）

谷陳瑾口述·章君毅執筆

湘軍歷史從頭說起

民國十五年底，我曾在九江小住一月，那是當我自北平萬里尋夫，和紀常別後重逢的一段時期。雖說他正率師作戰，九江位置，隣近前線，但是我們依然生活得興奮愉快，平靜舒適。也就在那一月之中，我接觸了些獨立第二師的官兵眷屬，他們大都對我盛讚紀常治軍嚴明，作戰勇敢，使我聽了非常的歡喜，比別人讀我的時候尤勝幾分。

紀常也曾告訴我別後種種，兼帶談些湘軍的歷史，和獨立第二師投入革命陣營的經過。自從民國九年，湖南宣告自治，創制省憲，力抗北洋軍閥南侵，湘軍始終作為廣州革命政府和北洋軍閥的緩衝，湖南省長趙恆惕嚴守中立，不偏不倚，湖南一省在於天下大局，乃有舉足輕重之勢。所謂湘軍，亦即趙先生手下的四個師，計為第一師賀耀組、第二師劉劍、第三師葉開鑫、第四師唐生智。

紀常應賀貴巖先生之邀，第二次赴湘西軍中

的時候，正值湘軍第四師長唐生智野心勃勃，羽翼已豐，亟欲取趙恆惕而代之，趙先生為了避免內爭，貽禍桑梓，他飄然引退，匆匆由長沙抵漢口，行前令派唐生智代行湖南省長職務。當時，吳佩孚便推波助瀾，插進一脚，經由北洋政府發表賀先生為湖南省長，如果賀先生接受此一任命，吳佩孚即將派兵入湘，驅逐唐生智，賀先生當北洋政府的湖南督軍，照說是沒有問題的。但是紀常和賀先生左右的高級軍官，大都不願賀先生跨身軍閥之林，千秋萬世，落了個罵名。其中自以紀常主張最力，所以，賀先生對北洋政府的委令置之不理，因而受到唐生智的壓迫，將隊伍移轉到常德一帶，另外用上「護湘軍」的名義，坐以待變。

賀貴巖先生成立了護湘軍，湘軍第三師長葉開鑫却接受了吳佩孚的委任，官拜「討賊聯軍湖南總司令」，在十五年五月二日兄弟鬩牆，和唐生智生死相拼，一舉攻下了長沙。六月，唐生智乃自行取銷省長名義，正式加入國民革命軍，擔任第八軍軍長，與此同時，吳佩孚分兵四路，大

舉入湘，國民革命軍也誓師北伐，這便是北伐之役前夕的三湘形勢。

紀常和賀貴巖先生在常德駐防，眼見北伐大軍，業已沿粵漢鐵路絡繹北上，他是國民黨員，曾經膺國父之命，任過北伐黔軍總司令，國父「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須努力」的遺命，銘記於心，無時或忘，北伐軍興，他內心的興奮鼓舞，可想而知。因此，他日以繼夜的勸促賀貴巖先生，和他的左右，趁此機會，投身革命陣營，協助北伐統一大業的完成。一直到八月下旬，隨着北伐大軍的順利進展，捷報頻傳，賀貴巖先生終於接受了紀常的建議，下定了決心，打電報呈明蔣總司令，自動請纓。八月二十六日，蔣總司令乃命令賀耀組編組湘軍第一、第二兩師為國民革命軍獨立第二師，賀先生奉到命令以後，九月一日，便指派紀常為中將副師長。

紀常告訴我說：蔣總司令對於這一支革命新旅，真是關愛備致，極其重視，起初，總司令想派獨二師開到荊沙一帶襲擊敵軍的側翼，旋不久便決定改派獨二師參加正面戰鬪，列為第七軍

李宗仁部的協同作戰單位。從九月二十九日到十月三日，一連兩次發給餉銀十三萬元，子彈二十萬發，因而使獨二師全軍上下感激不已，軍心大為振奮，戰鬪意志，無比昂揚。

紀常詳述當時他們參加北伐的進軍路線，自九月十日奉令出發，由常德開湘陰，二十日，再從公安經華容、岳州至羊樓峒一線，面對着吳佩孚的大軍，便全由獨二師擔任防務。十月十八日，又奉命開赴江西武寧集中，十九日抵修水，二十三日推進到白水、王家舖，正式擔任進攻九江的右翼一線。

二十七日那天，賀貴巖的總部設在若溪，蔣總司令坐鎮高安行營，藉一位楊先生赴高安之便，紀常寫了一封問候信，呈給蔣總司令。總司令得信之後，方始獲悉紀常的行蹤，他當天便拍了一通電報，回復紀常，這一封電報經紀常珍藏多年，後來因戰亂遺失，由於我曾多次展讀，依稀記得原文是：

「著溪賀師長轉紀常學兄鑒：楊君回，讀手書，藉悉兄在貴巖師中，不勝欣幸。惟期速克南潯，得以早日把晤。貴兄之師，各部新編，務於精神團結上注意，平時精神講話及政治工作，尤其注意為荷。中正感」。

蔣總司令的這一封電報，係由賀貴巖先生轉交，使賀先生獲悉內容，便舉薦紀常為獨二師黨代表。從此紀常在獨二師發言，就更為有力。打九江的那一仗，孫傳芳盡出精銳，帶了五師八個旅之衆，集結九江附近，謀與革命軍決一死戰。是役，獨二師奉命肅清馬迴嶺之敵，紀常他們爲了減少敵方猛烈砲火的威脅，乃在十一月四日夜

間展開攻擊，整整打了一夜，前仆後繼，凌厲直前。馬迴嶺之敵果被獨二師全部消滅，五號早晨，獨二師和中央軍第四、第七兩軍會攻九江對岸的涂家埠。孫傳芳派守九江的主將周鳳岐，還率領主力駐在城裡，當時，敵方有一個漏洞，紀常便主張乘勝直入，批亢搗虛，仰攻九江縣城。據說有人認爲孤軍深入太危險了，況且城中敵軍多過獨二師幾倍，却是賀先生支持紀常的意見，於是渡河急攻，果然一舉擊潰周鳳岐部，軍閥隊伍紛紛繳械投降，九江名城，居然克復。蔣總司令聞訊頗感欣慰，一面致電中央報捷，一面拍電嘉獎獨二師。紀常說：那一次獨二師又得了總司令兩萬銀洋的犒賞。

獨二師擴編四十軍

這以後，獨二師便擴編爲國民革命軍第四十軍，在九江駐防、整補，積極準備攻打南京，掃蕩京滬鐵路頑敵的大戰。民國六年元月十一日蔣總司令赴武漢，便召紀常由九江趕往，一踐「早日把晤」之約，而紀常也正由於這一次晉見，得以在輪船上和我猝然相逢，欣喜不已。

紀常帶我到九江，在一位牧師的家裏，租用他的客廳，暫時居住。他每天都在忙忙碌碌，白天經常祇有我一個人在家。一日，正在肩書，有人敲門，打開門來看時，竟然是出國多時的五弟正綱，當時的驚喜和訝異，至今記憶猶新。

我們在上海閉門讀書的時候，五弟正綱和六弟正鼎即已相偕出國深造，起先他們到日本留學，後來因爲馬克慘狀，德國的生活程度太便宜了，遂又離日赴歐，雙雙考取德國的柏林大學，正

綱學工，正鼎學的是政治經濟。

還記得我們閉居上海的末期，常常收到正綱和正鼎的海外歸鴻，有一次，正綱寄回來一把製作精美的釘錘，說是在學校實習時親手做的，紀常觀物思弟，朝夕把玩，愛不釋手。不久又得正鼎來函，附有一張登臺演說的照片，因爲他書讀得好，德文尤其流利，常有德國人邀請他去演說，這張照片便由紀常親自配上鏡框，懸在壁間，不時晤對。

後來國民黨當軸鼓勵有志青年赴俄游學，正綱和正鼎同時獲得公費，便由柏林大學轉入莫斯科中山大學，正鼎就是在中山大學獲識皮以書女士，兩人因學問切磋雙雙墜入愛河，他們是在莫斯科結婚的。

國民革命軍北伐的佳音傳到莫斯科，正綱、正鼎和我的弟妹皮以書，一致響應中央的號召，寧願犧牲學業，趕回國來爲北伐大業效力，五弟正綱孑然一身，他先走，一路打聽，尋到我們在九江的住處。六弟和六弟妹谷正鼎、皮以書，則稍隔一段時間，才到武漢來與我們會合。

五弟正綱突然回來，使紀常極感欣慰，手足重聚，傾吐別後種種，簡直談個沒完。不久，正綱便去武昌從事黨政工作，而我也在九江住過一個月後，由於南京會戰發動在即，紀常祇好把我送回漢口，暫且住下。

安徽人李正秋先生，是紀常的同學。獨立第二師攻下九江奉命擴編爲國民革命軍第四十軍，賀貴巖先生當軍長，紀常是四十軍的黨代表，兼第一師副師長，四十軍奉派出發進攻南京，當時中央下令派紀常升任第一師師長，毛炳文將軍升

任第三師長，但是毛先生和紀常相約，不打下南京，不就任新職，所以他們在克服南京以前，一直用的是副師長兼旅長的名義。而紀常那個黨代表的職務，乃改由李正秋先生接任。

前面說過，李正秋先生有兩位夫人，同住在一起，從不爭吵，由這兩位李太太，和紀常另一位同學陳季略先生的家眷，再加上我。我們一共是三家四口，合起來在漢口俄租界租了一幢房子，整天談談笑笑，看看報紙，聽聽消息，日子很容易打發過去。

尤其不久正綱五弟也到武漢來了，他在武昌工作，閒暇時常來看我，不過他住武昌沒有好久，旋即轉到蕪湖軍中。

平靜的日子，遲遲的渡過，每天心中所想，祇是巴望國民革命軍早日攻下南京，完成北伐，解救全國的同胞，同時也可以使我們夫婦早日團圓，定居。好不容易等到民國十六年三月下旬，日麗風和，捷報傳來，南京、上海俱已克復。我們這些軍眷正慶幸不置，預備買棹東下會晤夫婦，沒有想到武漢中央潛伏的共黨份子開始顯露獠牙面目，鬧得寧漢分裂不算，還在武漢開爭清算，遊行示威，一時間武漢三鎮烏煙瘴氣，雞犬不寧。我們四名軍眷，天天都聽到駭人聽聞的壞消息，相互商議，甚為不安，李正秋的二夫人和陳季略太太先一步去了蕪湖，留下我和李家太太，困在漢口，日處愁城。

實在無人可托，我又急於跳出是非圈，早日蒞赴南京，於是，唯有硬起頭皮，自己去跑輪船公司，希望買到一張船票，然而當時漢口收回租界一案正在餘波盪漾，洋人心驚膽戰，南京城裏

，又發生了轟動國際的「寧案」，共產黨徒唆使士兵行凶嚴重侮辱，並且大肆搶掠在南京的外國人，於是外國軍艦，開砲轟擊南京城內，造成甚大的死傷。有這兩件不幸糾紛，京漢一帶的外國人亟欲逃往上海，因此，所有的外國輪船都要疏散外國僑民，中國人要想買到一張船票，其難有如登天。

外國輪船靠不了岸

一介女流，天天去跑人潮洶湧的輪船公司，排隊，買票，在共產黨無惡不作，大鬧武漢時期，實在是相當危險的一件事。幸好，有一天在路上遇見了朋友，張梓銘的夫人黃東生女士，她也是急於要走，而且非得自己來跑船票不可。於是，我們兩個便相約為伴，每天約好時間，一齊到輪船公司去排隊或設法鑽營。

一連跑了好幾天，毫無頭緒，而紀常和我通信中輟，武漢的共產黨，越鬧越凶，買不到船票，去不了南京，真叫我急如熱鍋螞蟻，欲哭無淚，走頭無路，正以為這次陷身絕境，委實無計可施了。幸虧上蒼憐憫，在入地生疏的漢口，居然遇見了一位當地大力士王先生，王先生祇是僅有一面之雅的朋友，但是他同情我的際遇，同時他又是有辦法的人物，承他美意，代我用大餐間的票價，買到怡和公司一條洋船的官艙票子，拿到那張船票在手，我真有如逢大赦，死裏逃生的感覺。

張梓銘太太還要留在漢口，自行繼續設法，我有了船票，便帶着我在九江僱用的一名女傭動身。怡和公司的船都掛英國旗，英國正是「寧案

」的「被害國」之一，他們為了保護船隻和船上的僑民，特地派了兩艘軍艦，一前一後，嚴密護航，駛往南京。因此船上的中國茶房開頑笑的說：「歷年航行，唯獨這一次最顯得威風凜凜。」「寧案」的是非曲折，我當時並無所知，可是對於茶房們的假洋艦以自重，却認為他們未免太缺乏國家民族意識。

船到南京，大事不好，不但風急浪大，船身顛搖，而且在大江兩岸，響起轟轟隆隆的砲聲。我在艙裏吓得要命，女傭則冒險出去去打聽。移時，她氣急敗壞的跑回來告訴我：

「太太，船上的人講：外國輪船不能靠岸不能靠岸，那怎麼辦？當下我便急切的問她：

「他們說過沒有？為什麼不能靠岸？」

她愁眉苦臉的答道：

「說了的。他們說：下關那邊有革命軍，浦口那頭有孫傳芳的兵，他們非但不許輪船靠岸，還要用大砲來轟船啊。」

「怎麼會呢？」我疑惑不定的再問：「孫傳芳要轟外國船，無非是為搗亂，想藉此引起國際交涉，那革命軍是萬萬不會做這種事的呀。」

女傭兩手一攤，回答我說：

「外面的人都在這樣說麼，太太不相信，請妳自己出去問問看。」

無可奈何，只好鼓起勇氣，步出艙門。當時，夜幕四合，一團黑暗，甲板外，船舷邊，正有

無數的舢板，擠擠挨挨，吵吵嚷嚷，其中還夾雜着英國船員的高聲喝叱，厲詞揮趕，聽起來，他們是在不許舢板接近輪船，却是依然有不少中國旅客，親自背負行李，冒着大風大浪，離船跳下舢板。

我向一位認識的茶房打聽消息，他很詳細的告訴我說砲聲是由長江北岸傳來，連續數響，此刻業已停歇。由此可見，我的判斷依然正確，砲轟洋船，跟國民革命軍絕對無關。

不過，茶房又說：

「『寧案』還在交涉，在這種時候，洋人絕不可能在下關靠岸。」

「可是，」我很焦灼的再問：「我們都是要到南京去的呀？不算下關，那叫我們怎麼辦？」
「有兩條路可行，」茶房指點我說：「一條是學下面的乘客的樣，搭舢板上岸。還有一條是就在船上多住一夜，明天一早便坐原船到上海，然後再搭火車折回南京。」

搭舢板？我俯身望望下面的驚濤駭浪，黑影幢幢，舢板老闆會不會欺生，夜間渡江走路會不會發生意外。沒有任何人敢於保證，我實在不敢大膽冒這個險。於是我唯有一聲長歎，折身回房，然後和衣睡在床上，夜不興寐，輾轉難眠，滿心的憂悵和惶亂，睜開眼睛等待天明。顯而易見，我唯有跟船到上海，再折返南京的這第二條路可走。

和那艘英國輪船，以及兩艘軍艦，一齊被困

在革命軍與孫傳芳大軍交戰的火線中間，想念紀常，擔心自己千鈞一髮的處境。長江江心這一夜，肝腸寸裂，思緒千迴百轉，竟是過得無比其漫長，使我不知幾度胡思亂想，這一夜可能永遠過不完了。然而，說來又是湊巧，因為事後方知，當我被困江心的時候，我的丈夫谷紀常正在南京城裏，擔任南京全城的衛戍和治安。我這一次千里尋夫，居然重蹈覆轍，又與紀常相隔咫尺，兩不相知。

寫到這裏，似乎要補記一下往後紀常告我的南京之役與「寧案」的經過了。

南京之役所謂寧案

國民革命軍長江下游戰役，紀常所屬的獨立第二師，被編為江右軍第三縱隊，民國十六年二月十五日由景德鎮開拔，紀常親率先頭部隊挺進安徽祁門，那一天剛好是農曆除夕。二十七日便攻抵皖南重鎮石埭。三月十二日，紀常的第一旅推展到石橋頭、金家莊一線，三月十九日開始進攻當塗，紀常擔任左翼，他在小沙津渡河，掃蕩新市、博望的敵軍，在石臼湖以北，他一路踏入江蘇省界。

當時守南京的是直魯軍張宗昌、褚玉璞的隊伍，當紀常繼續推進到朱門、濮塘，剛好碰上褚玉璞大舉反攻，他的正面有姓徐的三個混成旅，謝文炳的一個混成旅，和張宗昌的白俄軍一團，兵力在五倍以上。直魯軍併力猛撲，紀常死守不

退，這一場惡戰整整打了五個鐘頭，可謂長江下游戰役中最激烈的一仗，紀常的第一旅殲敵無算，但是本身因為兵力薄弱，損失很重，他的部伍幾乎都要拚光了，他已經決心與陣地共存亡，使直魯軍這最後一逞的反攻化為泡影。幸虧獨立第二師師長賀耀組先生急調第二旅增援，並以第三旅毛炳文部抄襲敵軍的後路，終於擊退了直魯軍的這一支主力，從深夜打到天亮，獨二師兜尾急追，一路推進到濮塘、震興一線。

由於獨第二師力挽狂瀾，轉敗為勝，江右軍總指揮部下令全軍提前一天總攻南京，三月二十一日紀常率領所部佔領陶吳，正午攻抵秣陵關，他由板橋直薄雨花臺。直魯軍聞志全蹙，四下潰散。紀常把部隊紮在雨花臺上，直抵南京中華門，但是，他因為不願爭功，沒有入城，而讓總指揮程潛的第六軍和第二軍，在下午六點鐘以後，順利開入南京。

這是紀常一生志業的一個重大關鍵，他做了一次很聰明的抉擇，讓友軍，自己寧願落後一步。其結果是程潛的部隊進入了南京城，第六軍十九師中的共黨份子，煽動若干官兵，再加上一些潰軍和地痞亂民，襲擊英國、美國和日本的領事館，搶劫外僑的醫院、商店、學校和住宅，使外國人的生命財產遭受重大損失，於是停泊江中的英美兵艦，開砲轟擊南京城，使我國軍民傷亡甚多，這便是共產黨在北伐之役中最大的一項陰謀，釀成了轟動世界的國際糾紛——寧案。（待續）